



李靖瑜
◎ 著

上册

龍吟長安

風情民國

別樣長安

跌宕人生

秦商傳奇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太白文藝出版社

李靖瑜◎著 上卷

龍吟長安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父亲及我的父辈们

序

侯兴国

长篇小说《龙吟长安》问世后四年，又重新出版了。我既为这部分量厚重的著作得到读者认可欣慰，也为老朋友呕心沥血的成功感到高兴。

2010年我出国考察前一天，获靖瑜先生题赠《龙吟长安》一本。考察归来后，利用假期，我一口气读完了全书，读后深感这是一部凝聚了作者多年心血的力作，是一部大手笔、大题材的文学作品。

《龙吟长安》描写的是民国时期已经沦为废都的西安，以隆丰福商铺为背景的龙家三兄弟不同的人生际遇。当时的中国，刚从几千年封建统治状态下进入民国时期，固有的生活方式、陈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的传统意识、价值观面临崩溃。各行各业的人们只能苦苦地探索、挣扎，生存环境异常艰难。在民族危亡、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年代，在“九州烽烟群雄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纷乱岁月，民众们有的忧愤痛苦，有的奋起自救，有的堕落消极，有的随波逐流……

作者以古城西安和河南部分地区的战乱历史为背景，还原了这些地区当年那些三教九流、光怪陆离的往事，描绘了一幅旧中国城乡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生活画卷。通过龙家兄弟不同的事业和命运的轨迹，折射出旧时代万劫不复、黑暗无序的社会现实，客观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重大主题——社会向何处去，民族向何处去？谁来拯救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国家？

书中主人公龙定山作为家里老大，他搏击商海，诚信经营，百折不挠，倾向进步，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苦苦维系支撑着时起时落的商铺。他有经邦济世的思想，却不断遭受挫折，在黑暗势力面前屡败屡起；老二龙定海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先匪后官，后来历经磨难，成为能征善战、屡建战功的将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上，血染征衣，以身殉国，为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老三龙定洋博学多才，机智干练，为官为文都游刃有余。他善于钻研思考，经贵人相帮，官位显赫，最终成为悬壶济世、救治苍生的名医。他也曾想以书生之见为社会进步尽一把力，却由于走错道路而成为时代弃儿。

作者通过三兄弟报国无门又不甘沉沦的曲折命运，展现了一代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血泪史。也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民，只有在先进思想指导下，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才能获得解放，走向富强。个人的单打

独斗，可在一时成一事，却不可能完成民族解放和祖国振兴的大业。

全书读毕，令人百感交集，掩卷难忘。

后来，我曾与靖瑜先生交谈，探讨这部小说的创作倾向。他说，纵观华夏历史，每在山河破碎、国家兴废之际，往往都会涌现出许许多多以身报国的志士仁人。这些社会的脊梁、民族的精英，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会以一腔热血和义无反顾的行动，力挽狂澜，扭转时局，谱写一曲曲感天动地、催人奋进的时代壮歌。陕西虽地处内陆，也不乏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历朝历代都能看到有血性有作为的杰出人物。他们在家里也许是一条虫，出去就有可能成为一条龙。这或许是对《龙吟长安》书名的阐释，也是这部著作的灵魂所在。当然，这条龙是中华民族之龙，是杰出人才的意思。

我读《龙吟长安》，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感到作品描写的那些年月，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就是在国运动荡、金瓯破碎之际，陕西志士仁人奋起自救的缩写。虽然世态有炎凉，人生有蹉跎，但国人主流的价值观、操守观，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而且，越是在危难之时，其表现愈是强烈，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生生不息。这其中揭示的，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中华正能量，是民族传承的国之魂。

作品在反映时代特点的同时，不忘突出陕西特色。如描写了西安近代史上驱除反动督军、“二虎守长安”、十八年年馑、金圆券贬值、红军进入陕北、共产党领导民众保护城市等重大事件，以及时时出现的西安大街小巷名称，穿插渲染的牛羊肉泡馍、油泼面、水晶饼、腊羊肉等小吃。它在不断地巧妙地提示读者，作品的故事来自历史悠久的西安，让人感到古朴浓郁的关中风情，历历可数，扑面而来。由于这些地道的陕西文化符号用得恰到好处，对阅读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在陕西这片文化热土上，李靖瑜先生属于一位异军突起的作家。他先是于二零零九年推出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吟长安》引起轰动，前不久又推出“长安三部曲”之二的长篇小说《泮桥传奇》，这也是一部地域性明显，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其间，他相继又创作了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为背景的四十集青春励志题材电视连续剧本《冰雪白玉兰》和另一部以河南西部家庭手工业者为背景，以抗日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武二郎和他的三个女人》。听说他还有中篇小说计划和散文写作的想法。在我看来，当一个作家创作盛期到来的时候，作品就会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真为他笔耕不辍的精神而高兴。

李靖瑜先生早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和青海军区部队搞宣传工作，复员后到西安一央企从事工会宣传工作，之后的经济改革大潮，又把他推到民企副总的位罝……世事沧桑，沉浮历练，阅人无数，这一切都成为他在文学上

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动因。如今的李靖瑜，正以这难得的生活积累为取之不尽的源泉，潜心耕耘于人生的金色夕阳之下，以生命的成熟与睿智，努力开拓文学领域广阔的空间。

总的来看，《龙吟长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在对读者起到教育作用、娱乐作用、审美作用的同时，甚至对研究西安的民俗文化、商业变迁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部小说写得有情趣、富文采、重史实、耐阅读，且有诗歌、楹联、散文穿插其中，起到调节阅读氛围的作用。在创作上还应用了一些意识流表现手法，既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也能看出作者写作的功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作家写作精神的写照，作品只是知识和生活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而那漫长的积累过程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秘诀没有别的，靠的是勤奋和定力，而勤奋则是成功之母。《龙吟长安》之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靠的也是勤奋，没有作者倾注大量心血，怎能产生惊世之作？感谢靖瑜先生为读者奉献了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同时，也希望靖瑜先生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继续努力耕耘于文坛，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佳作。

是为序。

2013年初秋

（作者为陕西省审计厅处长，《现代审计与经济》主编）

楔子

西安钟鼓楼西边的西大街上，有一座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都城隍庙。据说，全天下城隍庙到处都有，而都城隍庙只有三座，这就是西安都城隍庙、北京都城隍庙、南京都城隍庙。一个都城隍庙要管一方，即西方、北方、南方辖区内所有的城隍庙。而且，城隍庙里城隍的地位，要高于当地所有官员的地位。因此，各级官员上任之初或卸任之时，都要前来拜见城隍，或报到，或述职，或告卸。

最早的城隍庙是汉朝时候在长安敕建的，而西安的都城隍庙，则是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下令修建的，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原在东门内九曜街，宣德八年迁移至现址。清雍正元年毁于大火，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拆用明秦王朱棣府第的木料砖石进行重修。重修后的城隍庙，布局严谨，构建奇巧，重彩精绘，端庄威严，其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甲于关中。大街前牌楼背面大匾上的一句：你来了麼。最耐人寻味。

听老人们说，这城隍庙里的城隍可不是吃闲饭的，尽管城隍的隍字是皇帝的皇字旁加了一个耳朵，好像不像皇帝。其实，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这城隍是神皇不是人皇；二是说，这城隍是天上玉皇大帝派下凡尘来管理一方的，也是玉皇大帝在这一方的耳朵和眼睛，难怪城隍的顶冠服饰都和玉皇大帝差不多。城隍老爷看起来好像老坐在那里不动，其实，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远远近近，大大小小，旮旯拐角，隙隙缝缝，任何地方发生一点儿事情，他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那些杀人放火、投毒蛊惑、贪墨受贿、祸国殃民、不忠不孝的奸佞小人、乱臣贼子，不仅一一记录在案，还要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程度不同的惩罚。

据说，康熙年间，秦州的一个官员杀妻另娶新欢，未出三个月，夫妻双双被雷击死于炕上；乾隆年间，吴忠一男子因口角报复，点燃邻家柴房，致使一家五口死于非命，该男子一天夜间回家时，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死；同治年间，临洮一恶妇，长期虐待公婆致死，在儿子娶亲的当日，突发紧病死于新媳妇进门之时；光绪年间，眉县一乡间小吏，用欺骗的手法拉走一孤寡老人的棺材板一副，卖得银一两三钱，结果回家时，连同他腰间的年饷三两二钱银子一起丢失。拾银之人路过孤寡老人门前，看到老人哭得可怜，将所拾银子全部送与老人，当年，他儿子赴京会试时就中了进士。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老人们坐在一起，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城隍老爷不仅惩恶而且扬善，特别对那些孝子贤孙，清官净臣，节妇烈



龍吟長安

子，功臣名士，或授以一定时间的荣华富贵，或增岁添寿，或繁盛子孙，或承享功名；对于那些改恶从善，一心向善，孝敬父母，体恤兄弟，帮助别人的善男信女，则为之祛除烦恼，消除病痛，救助钱财，赐儿送女，老有所终。不少人亲身体验到城隍的恩赐，这也是都城隍庙一年四季香火旺盛的原因。

立夏刚过，一位刚从外地卸任归田的小官员莫名其妙地头疼起来，时急时缓，疼来眼欲爆头欲裂。看遍各处名医，服遍汤丸膏散，始终不见好转。小官员十分纳闷儿：回到家乡，亲水热土，乡情乡音，理应心宽气爽，通体舒泰，咋反倒把人拿捏得死去活来？

一天，头疼使他烦闷心躁，坐卧不安，头上敷着布帕斜靠在躺椅上。他的一位同年，比他早两年归田的朋友来看他，问了病情后又问他：拜见城隍了没有？

小官员被问得莫名其妙：这头疼和拜城隍有何关系？

朋友笑着说：这关系可大得很，难怪你头疼呢！

小官员问：拜了之后，头就能不疼了？

朋友说：那可不一定，百官来到此地，都属城隍管辖，你回来之后对城隍不理不睬，城隍老爷还不用个法子提醒提醒你！至于拜了之后头还疼不疼，这还要看城隍老爷谅解不谅解你呢！

这个说法，小官员以前好像也听人说过，现在又是病急乱投医，为了彻底求得城隍老爷的谅解，他带上自己的四房太太一起去省城拜城隍。临走前要求她们沐浴更衣，素面布裙。每人都给了五个小银裸子，让她们在拜神时投功德箱用。

五挂大车拉着老爷、太太、丫鬟、婆子一大群，来到西大街都城隍庙前。当天正逢四月八，西大街上人头攒动，城隍庙里人山人海。庙旗微风舞动，香烟袅袅飘移，铁狮子身披红缎，庙乐班清音悠扬。牌楼两边的小吃摊儿上：镜糕、凉糕、甑糕、豌豆糕、蜂蜜糕、绿豆糕、泡油糕；糖葫芦、冰糖梨、石头馍、肉夹馍、酥麻花、金线油塔、酸醋馏儿；凉皮儿、凉鱼儿、凉粉儿、锅盔、饴饴、油饼、醪糟、胡辣汤；油泼面、炸酱面、臊子面、酸汤面、鸡丝面、摆汤面、菠菜面、窝窝面、浆水面；水晶饼、柿子饼、羊肉饼、胡麻饼、牛舌饼；花生糖、芝麻糖、琼锅糖、蓼花糖、熬锅黏牙糖；苹果、沙果、山楂果、酥梨、香梨、邠（彬）州梨、柿饼、核桃、狗头枣。

这真是：

甜香味酸香味辣香味油香味，味味扑鼻；
吆喝声招呼声算账声送客声，声声悦耳。

长久不出门的太太们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见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左顾右盼，交头接耳，问这问那，简直就迈不动步子，急得老爷叫人一个劲儿催促，半个时辰还没走到山门里边。

过了青石甬道，里头更是热闹非凡：烧香的、化符的、抽签的、求药的、求子的、测字的、解签的、算卦的、相面的，每个摊前都围着一大圈人。人们只能绕着圈圈摊摊向前走。

大殿里的道长看见进来的这个人前呼后拥，气宇不凡，立马安排道士叫人先散开，让出一条路，招呼为首的老爷进入，其他太太则站在门槛外等候。老爷先把一张五十两的银票递到道长手里，然后，虔诚地跪在正中的蒲团上向城隍磕头祷告。老爷默诉的很多很细，足足用了一炷香的工夫，起身时又把一张二十两的银票投进功德箱。

道长请老爷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大太太上前跪下，三作揖三磕头，第三个头磕下时，她突然发现蒲团跟前不知是谁掉了一个银锞子，她赶忙捡起来握在手心里，由于她动作快，后边的人都没有看见。从蒲团上站起来的时候，她心安理得地把那个小银锞子揣进怀里，换了两个铜子往功德箱里投去。

二太太也没有投银锞子，她拿手掩饰了一下，投了几个麻钱儿。

三太太拿出老爷给的五个银锞子，磕完头后规规矩矩地投进去四个，站起来后也不知为什么，又从怀里掏出两个，加上刚才留下的一个银锞子放进功德箱。

四太太先投了三个铜子儿后，想了一下说：给我女子撂（丢）一个好的。不料，手指一带竟投进去两个银锞子说：就当把那一个没（丢）咧！

说来也怪，自打拜过城隍之后，老爷的头真地就感觉不疼了。后来虽然不是寿终正寝，但也活到七十岁。四房太太在老爷去世后，各走各的路，各得其所。几年工夫，一个大家族如冰消雪融般的分崩离析，化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千般感叹。不过，其中一支又引出了一段新的传奇故事。这正是：

纵有富贵伴终老，难保儿孙享祖荫。

走出土塬化龙鱼，一脉佳话说到今。

龙定山兄弟的父亲龙柏廉原来是东塬上一个富家子弟，其父龙在泉原是光绪年间的一位举人，职授湖广盐运司知事，虽是个从八品的小官，却是一个肥缺。在任十八年，告老还乡后回塬上安度晚年。

这里说的塬是西安东南方向灞河旁边的东塬，这个东塬也叫狄寨塬，它是长安城东南方的五个名塬之一。这五个塬从北向南依次分别名为狄寨塬、白鹿塬、八里塬、神禾塬、少陵塬。



龙吟长安

塬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一种地貌景观，它是大自然长时期鬼斧神工的经典之作。千百年来，由西北风沙持续不断搬运堆积成小有几十，大有几百平方公里且高出平川几十、几百米的黄土台地，并经过长期的水流切割而成若干板块的一种非山地非平原的地形。有的塬多与山接缘，有的塬则以河为界。有的塬因高度不同分为头道塬、二道塬、三道塬，像山一样高耸，需要攀缘和环绕，但塬的最上面一般都是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塬上天高气爽，一望无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到秋天，塬坡上满坡满沟的果木，披红挂绿，奇香醉人。塬上冬无酷寒夏无炎热，亦无都市喧嚣、车马惊扰，实在是一个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绝佳福地。然而，塬的致命缺点，一是道路难进难出，二是用水特别艰难。当然，对于有车有井的大户人家来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大事！

龙家深宅大院，是仿照京城大户三进三出的结构所建，周边高墙上能让人巡逻值守，大门前里外自有家丁护卫。在塬上和川道里有良田百余亩，在省城还有两铺生意。骡马成群，奴仆成窝，光长工、护院、丫鬟、老妈子就有五六十人，是当时东塬上少有的大户之一。

龙柏廉是举人老爷三房的儿子，大房二房四房的太太都是当地或者外县的，只有三房太太是老爷为官时在当地迎娶，卸任后从湖南带回来的。三太太是旗人，落魄官僚家庭的千金，气质高雅，知书达理，很得老爷的宠幸，生活上常受到特殊照顾。她对龙柏廉要求很严，三岁开始即让其每天习读背诵诗文，五岁时入私塾就学，回家临帖习字，六七岁就能试着写诗作文。

他九岁快过年时，老爷给大门拟了一副对联，打了个草稿写在纸上，琢磨了半天终不满意，稿笺放在桌子上自己散步去了。

龙柏廉来到书房，发现桌上的稿笺，就好奇地看了起来。

雪白梅红岁尽却见祥瑞现福宅
水秀山清秋来方有硕果充新仓

他思索了一会儿，把下联用笔画去，就着上联，工工整整地又写了一个下联：

人寿年丰秋来定是财气满人间

老爷午睡起来喝过茶，心里惦记着对联的事走进书房，拿起稿笺一看，看到有人画掉自己的下联，并重对了下联，心中有些不悦：何人大胆！又一想，家里也无人能对对联呀！他怀着狐疑把上下联仔细品味之后，不禁拍案叫绝！

老爷一拍桌子，把门外端茶准备进来的丫鬟吓了一跳，慌忙摆上茶碗低声

问道：老爷，有何吩咐？

老爷指着改写的对联稿子问：这是何人所写？

丫鬟吓得急忙摆手：奴婢不知。

老爷一想，除了三太太，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于是就拿着稿笺信步走到三太太的房中。

三太太在绣花，龙柏廉在炕上玩羊胫骨五子打狼。见老爷进来，三太太急忙起身让坐。老爷并不坐，扬了一下稿笺问：这是不是你改的？

三太太接过一看说：我既没有这个胆，也没这个才！看字咋像是柏廉的。

柏廉接过稿笺一看说：就是我改的！

老爷问：你为什么要改？

柏廉说：上联，雪白梅红岁尽却见祥瑞现福宅，触景生情，因情联想，虚写，是一佳句。你的下联，水秀山清还好，秋来方有硕果充新仓是大白话，淡如白水，对仗也不工。

三太太急忙训斥儿子：怎敢如此跟父亲说话！

老爷说：没关系，让他说。

柏廉说：我改为，人寿年丰秋来定是财气满人间，含有期盼和寄托的意思，是实写。人寿年丰、财气东来都是人之所望，从一家写到人间，是大胸怀大抱负，是君子之所期。况且，这大门上的对联，既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外人看的，何不让观看者都赏心悦目？

老爷听罢问三太太：是不是你给他指点的？

三太太认真地答道：妾身真不知柏廉改你对联之事！

老爷说：你不知道就好，说明这是柏廉的真本事，以前，我只知道柏廉喜好念书习字，却不知他在学问上已经有如此功力，哎呀，祖宗护佑，我们龙家要出人才了！说着抱起柏廉在他脸上一阵乱亲，弄得柏廉直喊胡子扎得脸疼。此后，老爷对柏廉另眼相看。

柏廉习书识字虽然很用功，但前面的几位哥哥却对学习无半点儿兴趣，并且仗着家里有钱，与一些纨绔子弟纠缠在一起，斗鸡走马耍牌掷色子，吃喝打斗拐骗玩女人。有人害怕龙家的权势财势忍气吞声，有人暗中窥测动静伺机报复。龙家子弟在外边的种种恶行，一般传不到老爷的耳中，那些护短的妈妈用钱早都把事情压下去了，老爷只是对他们不热心念书，整天无所事事而无可奈何。

开年之后清明刚过，老爷在书房翻看四库全书，突然家人来报，县衙门两位公差要见龙老爷，老爷一时想不出什么缘由，只能说先请到客厅待茶。老爷见到公差客套了两句，就问二位有何公干？

公差说：贵府二公子和三公子在县城游逛时，调戏猥亵一位代母进香归来



的小姐和丫鬟。这位小姐本是县城一大户人家的千金，有人报告给大户，大户家一下来了七八个壮汉，围起他俩一顿乱打，当场就把两个人打得不能动弹，撂到路边没人管，隔了一夜有人来报说，人已死了。现在，打人的人已经质押起来了，两公子尸首停放在东门外的一座庙里。县官老爷说：尸首请先拉回安葬，然后请老爷明日到公堂听候发落。

老爷闻听气得浑身乱抖，嗷嗷叫了两声，就从椅子上溜了下来。

老爷归天之后，家中无人管束，太太和少爷们更是肆无忌惮，挥霍无度，不出几年工夫，家道就中落了。老爷共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龙柏廉在儿子排行第五，当时只有十岁，三太太娘家又远在几千里之外，根本不是跟其他太太、少爷们竞争的对手。老爷留下的银两珠宝、古玩字画、家具器皿、地契银票、裘皮细软，统统被他们收入房中，后来他们把三进三出的大宅院也画了线砌了墙开了门地瓜分了。给龙柏廉母子分了中院的原来客人住的五间厦房，在南头隔墙处给他们面朝西开了一扇门，算是把他们隔离出去了。龙柏廉的母亲又哭又闹寻死上吊，总算又要回来十亩水地，她把地放出去让佃户耕种，一年能收个五六石粮食，娘儿俩基本上衣食不愁了。

谁知好景不长，没过两年，主持家政的老大带着老四在外跟人赌钱，暗地里做鬼被人抓住，当场拉出去被打个半死不说，还要求给每一个下注的人赔付翻番的赌资。当时，这一伙每个人都把身上全部的钱拿出来让他俩清点，他俩一看一算，这一赔就是几百银洋啊。吓得又磕头又作揖，请求饶了他们，少赔一点儿，可是，这伙人得势不饶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逼着二人立下字据，限定三天交清。他俩光棍不吃眼前亏，挨个儿给人家摁了手印，像报丧似的回家给大家宣布了各家出钱出物弥补几百银洋亏空的消息。

这一消息立刻在家里炸了营，三百五十多银洋，在大家都说拿不出现钱的情况下，那是只有卖房子卖地才可能还完的大钱呀，四房太太谁都不吭声，最后还是太太出面说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事已至此，大房出一百四，二三四房，各出七十！大儿子紧接着补充说：后天一早交齐，大后个人家上门来取呢！

二三四房的太太心里骂道：不是你个害人精，咋有害祸上门来！一个个嘴撇脸吊地离开了大房。

三太太在老爷生前死后，给自己也私存了一些体己钱。通过这次赌博敲诈事件，她看到自己孤儿寡母的危险形势，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可能再发生。不过，明账上的东西就是房子和土地。房子自己住着，他们不能把它咋样；这点土地，那个败家的老大，早晚都会从她手里夺走。于是她决定把地都卖了，用卖地的钱给老大补赌资，并以此断断了老大从她这儿抠钱的路子。主意一定，

她托人找来中人表明了意思，第二天，中人来说：买主寻下了，五个银洋一亩，三太太嫌低，坚持要七个银洋一亩，中人无论如何不答应，来回跑了两三趟，勉强说到五个半银洋一亩。三太太说：反正也不种地了，一头牛一挂车，犁耙耩锄耨头锨，能用的让都拉走，还是七个银洋一亩，中人来回传话，几经周折，三太太就是不松口，买家无奈，只好同意了。事后一年多，三太太才知道，买她地的人竟是大太太！

苦涩艰难的日子又过了两年，二太太被逼得了噎食病，开始还能走动，后来水米不进，人瘦得枯柴一把，没过半年就咽了气。儿子老四干号了几声，把他妈刚下了葬，就回家抱着大烟枪过瘾去了。四太太头脑灵活，对女儿说：这里不是养娘的地方，干脆把房和地低价一卖，带着十三岁的女儿回户县另嫁人去了，只有三太太仍带着儿子守着几间厦房熬日月。

转眼到了腊八，塬上白雪满地滴水成冰。三太太看见最近大房所属的房子逐渐搬进来几户外姓人，又看见中人从大房里出出进进，知道大房里不是卖地就是卖房呢，心想：活该！她的家产都让她和大儿子耍钱抽烟给败糟完了，接下来，看他们的好戏吧！

冬天天黑得早，晚饭后她和儿子柏廉早早坐在火炕上，她依旧绣花，柏廉在灯下写文章。柏廉写完文章又仔细作了些修改后，就脱衣睡下了，三太太把一方花绣完，剪了绒整了色，平铺在枕头下，才吹灯就寝。

半夜时分，三太太被一阵砸门的声音惊醒，她急忙叫醒儿子，自己披衣下炕。房门一下子被撞开了，大太太与大儿子一起拥了进来，手里提着耨头，后面还跟了几个人。大太太凶神恶煞地说道：老三家的，这房你住不成了，已经卖给旁人了！

三太太惊恐不解地问：这是分给我的房，你凭啥卖给别人？

大太太说：家业败了，这庄子已抵押给别人了，房随庄子走，今夜就交割，你现在就搬出去！

三太太十分生气地说：你的家业败了，卖你的房，咋能卖我的房！

老大儿子说：这里没有你的我的，败了一块儿败，少啰唆，收拾一下赶快走，我要挖炕了！

龙柏廉早已忍不住了，说：大哥，你不能欺人太甚，这世间还有王法呢！

老大儿子说：王法？王法也得欠债还钱呀！你还小，这事儿，你不懂，我不跟你说。

大太太挡了老大儿子一下说：别跟他废话，挖炕要紧！她对三太太说：快收拾，快收拾，人家等着收房呢！说完就把三太太往外拉。

龙柏廉下炕把鞋一穿大声说：龙柏乾大哥，你要还有一点儿人性的话，不



龙吟长安

要为难我妈，你们先出去，我们收拾一下就走！

看着龙柏廉义正词严的神态，大太太和老大儿子一声不响地退出门外。大太太在门外喊着：快一点儿，霎黍囊！

三太太边流泪边哆嗦手忙脚乱，龙柏廉拿起自己和娘的包袱，又夹了几本书就往外走，娘一把拉住他，用手指了指顶棚上边，让他上去，龙柏廉跳上炕踩着炕桌摸到顶棚上的一个包，拉了下来，她娘又抱了一床被子，两人才不情愿地出了房门。刚走几步就听见背后传来镗头挖炕的声音，三太太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雪下得很大，天很黑，但近处还能看得清，娘儿俩一搀一扶地走到碾麦场边的碌碡旁坐了下来。无声的鹅毛雪越下越大，三太太凄切的哭声也越传越远。龙柏廉和母亲依偎着披着被子浑身发抖。他劝母亲别哭了，三太太无助地搂住儿子哭得更厉害了。被厚雪覆盖了的被子与碌碡形成一体，在空旷的地面上成为一个不规则突出体，只有那凄惨无助的哭声证明，这个突出体里边有着生命的活物。

突然，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悄没声息地从雪地上滑了过来，由于来得迅猛，等她娘儿俩反应过来，那家伙已经盘尾支腿地坐在他们面前了。三太太一下子止住了号哭，龙柏廉也一下子把被子拉过来盖住脸，大气也不敢出了。他们心里都掠过一词：狼！

塬上的狼多。塬上的人没事的时候，最爱说狼，说狼是铜头铁腿豆腐腰，打狼打前头越打狼越猛，侧身打狼腰打准一下就能要狼的命；说狼袭人是前蹄爬肩等人转脖项，没经验的人只要一拧头，狼嘴一口叼住人喉咙，这人立马就完了。正确的做法是两手抓住狼的两只前爪，头硬顶住狼的嘴，拼命向前跑，猛然一停，腰一弯把狼往前一摔，狼的腰就被摔断了，就这样，不但能吃狼肉还能落一张好狼皮。还说：晌午端，狼吃烟（人手指）；晌午过，狼吃馍（人头）；半夜三更肚子饿，碰上活物不放过。还说，塬上有一只白狼，体格有一头牛犊子那么大，走路来无声去无影，它看准了猎物，从后面打一个径翦，一下子就出现在猎物的前面，在你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一口置你于死地。经常能听到有人说：前村谁家的猪，让狼叼了；后村谁家的驴，让狼把血吸干了；谁家小孩儿的肚子，让狼掏了；谁家的男人走夜路，被狼围起来啃得只剩下骨头架子了。人们对狼充满了神秘、好奇和恐惧。

坐在娘儿俩面前的狼绿莹莹的眼睛半张着嘴巴，嘴巴里冒出的热气都能看见。狼可能弄不清眼前的活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么庞大的一个躯体，又在不断地抖动，什么面目也看不出来，它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条狼百思不得其解。又寻思了一会儿，狼可能认为，这是它有生以来遇到的最难的麻缠，脑子都想疼了，不理它了，拖着尾巴离开了，走了一段路，它还捋摸了好几回。

狼早就没影了，碌碡上的母子还紧拥着一动不动，大冷的天，三太太感觉内衣都已经湿透了。龙柏廉小声对母亲说：妈，蜷坐这儿了，找我姨妈去吧！儿子的一句话提醒了三太太，她好像立马有了主心骨，抖擻了一下身上的雪，站起身来对柏廉说：走，找你姨妈去！

龙柏廉所说的姨妈，是此去十里路西王寨子里的一户殷实人家。家主王耀明，曾经在县城经商，后因受不得官府、地痞等的盘剥，负气贱价转让铺面回乡务农，内掌柜崔氏因礼佛烧香和喜爱绣花，与三太太先交好后结拜为干姊妹。两人逢年过节，你来我往甚是亲密，两家的孩子也姨妈长姨妈短的叫得亲切，她俩好得就像一对亲姐妹，崔氏也是三太太在塬上除了柏廉以外唯一可以称得上亲人的人。这崔氏比三太太年长约十岁，今年四十二，丈夫去年春天去世，如今跟着两个儿子儿媳一起生活。

腊八第二天天快亮时，崔氏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崔氏害怕，喊大儿子去开门，老大披了衣服从门缝向外张望，半天看不出外边敲门的人，只见一团又大又笨的黑影，以为是狗熊，吓得不敢开门，也不敢出声，直到龙柏廉开口大声喊姨妈，老大才把悬着的心放回肚子里，抖抖索索地开了门。

崔氏听出是自己的干妹子来了，急忙开门把她娘儿俩迎进自己房中。三太太坐在炕边缓了半天才哭出声来，从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崔氏才听出原委。先安排她娘儿俩到火炕上休息，自己则进厨房煮了两碗红糖姜汤，端过来让她娘儿俩祛祛寒气。龙柏廉喝完姜汤，很快就睡着了，三太太把一肚子的委屈全部倒给了自己的干姐，崔氏也跟着陪了不少眼泪。

三太太在干姐的火炕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个时辰，崔氏让儿媳把早饭摆在炕桌上，轻轻地叫醒柏廉和三太太。三太太和柏廉洗漱了一下坐在炕桌旁，只见崔氏给她俩每人盛了一碗白米饭，又把两个荤菜推到面前。塬上都是旱地，只有川道里才能种水稻，白米捞饭只有过年或者招待贵客的时候才做，三太太是南方人，每次来，崔氏都是好米好菜招待，这次妹妹落难来投，她自然尽心尽力。她对三太太说：妹子，先吃好喝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思量是告官还是找他私了。告官的状子，我叫老大帮你写；如果私了，我就叫老二给你找说话人，不信天下就没有王法了！

三太太感激地说：姐姐呀，这次多亏了你呀，不然，我跟柏廉可能都让狼吃了！跟大房的事，这一口气我咽不下，现如今，我孤儿寡母，一切都靠姐姐主张了。

王家老二同福进来见过三太太说：三姨，龙家老大大雪天挖炕撵人，这是天理不容的事。一会儿，我叫几个人到他屋里说理去！

崔氏说：没有官人在场，你跟他有啥理可讲？说得不好，肯定要打架！



老二说：我就想打他呢！这种人，不打不知道啥是王法！不然，他还要干坏事呢。

三太太说：同福，先不找他，收拾他要找机会。现在，要紧的是给三姨看两间房。

崔氏一听就急了说：立马就过年了，到哪里去寻房？你就住在姐这儿，开春以后，慢慢挑选看好再定。

三太太见崔氏真心实意地留自己，也就不再客气了，取出十块银洋放在桌上说：姐呀，咱俩情归情，义归义，我先在这儿住两三个月，这是房钱和饭钱，请你不要推辞。

崔氏闻听不高兴地说：你把姐这儿当成旅馆咧！要是这，咱姊妹俩就生分了。

三太太说：光咱姊妹，咋都好说，家里还有老大老二和媳妇们呢！

崔氏一想也对，但她说：你跟娃一月一个银洋都用不了，咋能给这么多！说着把一摞银洋又推了过来。

三太太说：过年开销大，另外，有事还要叫老大老二跑腿费心呢，你就不要推辞了。

崔氏说：那我先收下，以后再说。至此，三太太一颗不安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龙家大太太和大儿子没有预料到，赶走三太太母子竟然这么顺利，他们搬走了三太太房中所有的东西，并在三太太房内顶棚上和炕洞内反复搜寻，企图找到她没有带走的财物，结果是一无所获。三太太的房子被抵给一个赌友，那个赌友又把这些房输给另一个赌友，半年多时间，这房子就像一张银票在赌徒的手里倒来倒去，谁也没有把它当真正的房子居住。大太太、大儿子在赶走了三太太、四太太之后，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了，只有一个二房的老四，那也是老大的跟班，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威胁。因此，凭着几十亩地和老爷留下的丰厚财物，仍然过着丢下烟枪摸麻将，掷完色子吸白面儿的奢靡腐败生活。村里人和塬上知情的人在提起他们一家的时候，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龙家败、龙家害！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说：

治家要养龙家败，做人莫学龙家害！

崔氏叫儿子收拾了一间向阳的房子，把炕洞里的灰掏干净，煨上柴火把炕烧热，让二儿媳拿新织的土布在炕墙上围了一圈炕围子，又让大儿媳抱来里面三新的被子和褥子，连喝水的茶壶、茶碗，洗脸的布帕，晚上用的尿盆，以及洗漱梳妆的用品都送来了。每天两顿饭，三太太都是带着柏廉与崔氏一家同吃，崔家的儿子和儿媳妇对三太太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尊重，对柏廉也十分爱

护和关怀。三太太过去是享受惯了的人，突然遭遇不测之后，不仅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在生活上一时也不知所措。儿子尽管有十五岁了，但只知道念书写字，还没经历过挫折，更不能帮她出谋划策，处理问题。看到干姐姐如此实在诚心，心里那份真诚的感激反而无以言表了，只是望着姐姐准备好的这一切默默地流泪，她庆幸由于信佛，和崔氏相识，又由于菩萨保佑，使自己虽逢灾却免大祸！不过，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又让她心神不宁起来。

一天午饭过后，三太太把一个丝帕顺手丢在火炕上，看见同福站在门口就打招呼说：同福，我去寻柏廉，一会儿回来！

同福说：姨，你去，我在这儿呢！

三太太在村里有意多转了一会儿，然后带着柏廉回来，没有进自己的房子，拉着柏廉到崔氏房里坐了一会儿，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方才回到自己房里。三太太看到房门还是自己走出去时关着的样子，两扇门板上自己挂的一条几乎看不见的丝线还是原样，包着二两银子的丝帕还原封不动地在火炕上。

正月十五过后，天气逐渐转暖，三太太问同福，最近去不去省城，同福说：我到省城没啥事，三姨，你有啥事，你就说。

三太太说：上次出来啥衣服都没带，我想请你去省城给我和柏廉买些布和衣裳，顺便再带些小东西。

同福说：三姨，没麻达，明天一早我就去！

三太太说：我还得给你妈招呼一下，看她还带什么。同福笑了笑，就走出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三太太把柏廉写的一个单子和一个纸包交给同福说：照单子上写的买，纸包里是五块银洋，麻烦你走一趟！同福给母亲打个招呼，又去问哥哥嫂嫂要带什么后，到厨房拿了两个冷馍就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同福回来了，背了一个大口袋，满身满头的汗，进门先拿起茶壶把一壶的水吸干了，看着同福饥渴劳累的样子，三太太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同福把母亲和哥嫂让买的东西放在一边，先给三太太一样一样地对着单子交东西：这个布料多少钱，那个丝线多少钱，毛笔和纸多少钱，一共花了多少钱，最后他说：三姨，早晨你给的纸包里是六块银洋，不是五块，剩下的钱都在这儿。

三太太故作惊讶地说：早晨明明包的是五块银洋呀，同福，你是不是把你妈的钱和这个钱搞错了？

同福说：三摊的钱我都分开放分开用的，绝不会搞错。

三太太问：你吃饭花了多少钱？

同福说：在省城就没吃饭，走时带着两个馍呢！

三太太大为感动，拿出一个银洋塞给同福，同福死活不要，站起身把其他